

指文® 人物系列 015

HITLER'S



FIREMAN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OTTO MORITZ WALTER MODEL 彭志文 著

下卷

 中国长安出版社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下 卷】

彭志文 著

 中国长安出版社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 彭志文著.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07-0990-6

I. ①希… II. ①彭… III. ①德意志第三帝国 - 史料
IV. ①K51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8011号

希特勒的救火队员

彭志文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14 号 (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apress@163.com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 × 1092mm 16 开

印张：38.5

字数：580 千字

版本：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990-6

定价：99.8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第七章 没有奇迹的西线

“开水壶”里的救赎

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纳粹德国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绝望境地，败局已定。盟军在结束了滩头的战斗之后，以惊人的速度向法国内陆挺进，他们在7天之内就占领了整个布列塔尼（Bretagne）半岛，不仅威胁到了德军B集团军群2个集团军的退路，还有向巴黎进攻的可能。希特勒不甘心失败，仍禁止部下自由机动，要求在科唐坦（Cotentin）半岛挡住美军，还坚持要用8个装甲师的兵力向莫尔坦（Mortain）地域的美军发起反击。而这次反击是在没有制空权的状态下实施的，因此最终演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自杀行动。

盟军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战机，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 Dwight David）下令美军第7、第15和第5军协同英军第8、第30军及加拿大第2军，从南北两面实施钳形夹击，意图将西线德军的主力围歼在法莱斯地区。按照部署，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上将指挥的英军、加拿大军沿着卡昂至法莱斯公路及其西侧发起突击；与此同时，布莱德雷（Omar Bradley）上将的美军第12集团军群（辖第1、第3集团军）则调头北进。德军节节败退，整个科唐坦半岛也丢掉了，20个师（含5个装甲师）残部约28万人被圈在彀中。诺曼底战

役中的“法莱斯口袋”（Falaise Pocket）就这样慢慢地收紧了……

而在另一个作战方向上，美、法联军组成的第7集团军的部队按照“龙骑兵计划”，在法国南部的戛纳（Cannes）至土伦（Toulon）一带实施了第二次登陆，该地区德军仅有5个营，盟军以仅牺牲95人的代价撕开了德军的防线，然后，向着纵深推进，德军在法国南部的战线随之土崩瓦解。盟军在西线的胜利已然在望。

诺曼底战场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法莱斯地区，那里整个就像一口煮沸了的“大锅”。盟军方面优势明显，却也在不断地犯错。8月13日，布莱德雷错误地命令巴顿不得越过法莱斯—阿尔让唐（Argentan）战区的分界线。8月14日，艾森豪威尔同意结束了巴顿（George Smith Patton）将军及第3集团军的“秘密状态”，这样，同盟国的媒体上充斥着巴顿及其部队胜利进军的消息，及对他们辉煌战绩的颂扬。盟军根据“超级机密”——“艾尼格马”密码机的情报，误判德军主力已经逃离了法莱斯地区，于是，布莱德雷又下达了在山城阿尔让唐留下2个师的加拿大部队，其余部队朝东北方向追击德军的错误命令。遵循这些错误的命令，巴顿的美军奔着东北追击而去，削弱了盟军封闭“法莱斯口袋”的力量。

即便如此，因为加拿大第4装甲师已拿下法莱斯，加拿大第2步兵师推进到了法莱斯北部的森林，德军的退路已经被封住。空中轰炸又如影随形，德军只能在夜间移动。B集团军群司令部再次向最高统帅部请求撤退，以便让第5装甲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能够突围。但8月15日，希特勒依然在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机动。西线德军司令冯·克卢格在视察途中，甚至被猛烈的轰炸压制在一条沟里一整天，因为实在顶不住军长、师长们给的压力了，于是他自作主张，下达了撤退命令。但在8月16日下午，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派莫德尔元帅乘飞机秘密抵达法国的巴黎，莫德尔当时被德方视为“西线的救星”。

8月17日天气晴朗，因为德军已完全丧失制空权，盟军飞机便成群结队地飞来，聚集到法莱斯上空。以美军的P-47“雷电”和英军的“台风”攻击机为主，用它们的50毫米勃朗宁M2机枪肆意地射杀地面目标，或掷下一吨重的炸弹，撤退中的德军车队被炸得残骸遍野、尸体枕藉……

莫德尔马不停蹄，从巴黎驱车抵达西线德军司令部所在地法国的拉洛什·古扬（La Roche-Guyon）。西线司令部接到一封电报，该电报不点名地指责“元帅”应对莫尔坦的攻击失败“负责”，没有阻止巴顿坦克群的突破是“有罪”的。而在莫德尔带来的希特勒给克卢格的手谕上，希特勒则客气地陈述了冯·克卢格元帅被解职的理由——因为已紧张工作了几个星期，需要休息了。克卢格担任西线总司令的职务仅仅44天。在莫德尔暂时地离开时，克卢格指着作战地图上的交通枢纽阿弗朗什（Avranches），对自己的参谋长感叹道：“我作为军人的荣誉全毁在这里了！”

“克卢格元帅应该说明他要去的是德国的哪一部分。”在读到希特勒手谕的最末一句话时，克卢格表情复杂，再笨的人也猜得出希特勒的弦外之音。克卢格看手谕的时候，莫德尔就默默地坐在他旁边，根据莫德尔常常绕过克卢格直接向希特勒汇报这一情况，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说有多少情谊。

当天的私人晚宴上，克卢格与莫德尔进行了单独会谈，关于这次会谈没有任何记录，据说克卢格始终十分平静，两人谈到1942年—1943年在勒热夫、库尔斯克那些并肩作战的往事，以及彼此都很熟悉的那些旧部是否逃过了1944年白俄罗斯的那一场浩劫等等。史学家一般认为，克卢格从莫德尔的口中套出（或探出）了些话来，拼凑出希特勒认为自己涉嫌“七·二零”事件的信息。

据相关的资料披露，克卢格被解职的真实原因的确是受了“七·二零”事件的牵连。盖世太保在调查刺杀希特勒的阴谋时，辨别出在1942年—1943年克卢格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期间，他的军团里有一个反对希特勒的核心组织。8月15日，希特勒试图联系克卢格，而克卢格恰巧去前线视察，仅带着一名随身副官和一台无线电台车。由于通讯中断，希特勒始终都找不到克卢格，在第7集团军司令部和埃贝巴赫（Heinrich Eberbach）装甲集群也联系不到他。而这期间，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监听站截获到一条克卢格发给美军将领巴顿探讨停战可能性的无线电文。

希特勒后来说：“8月15日是我一生中最不顺的日子，只是由于偶然的侥幸，所以那个计划才没有成功。那个集团的行为不可理解，除非设定这个假设，才可以解释得通。”

克卢格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无线电台车已经被炸毁，他徒步走

进埃贝巴赫装甲集群的司令部。最高统帅部措辞强硬地要求他就地指挥部队进行反击，克卢格却再一次没有收到命令，他已在返回拉洛什·古扬的司令部途中。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促成希特勒解除了克卢格的职务。

B集团军群司令埃尔温·隆美尔陆军元帅在7月17日遭遇空袭受伤，现在已经伤愈，但也因涉嫌“七·二零”事件在接受调查，所以B集团军群司令一职也是空缺着的。莫德尔被高估了，他当时对法国局势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自己可以通过采取果断的措施来恢复态势”^①。于是他又一次一个人身兼两职，即西线德军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总司令，莫德尔成了西线权力最大的人，声望也达到了其人生的顶点。

因此前希特勒痴人说梦的“莫尔坦反攻”已把大量的装甲坦克给葬送掉了，B集团军群的主力第5装甲集团军处在崩溃边缘。据统计，当时B集团军群在册人数是159000人，有243名指挥官、3630名军官，而实际人数没有人清楚，一般估计在法莱斯和莫尔坦被围的这2个集团军（第7集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大约有10万人。在加莱（Calais），扎尔穆特大将的第15集团军也面临着被切断退路的危险。尽管已支离破碎，希特勒依然在幻想着靠莫德尔的防御天赋，寸土不让地将局势稳定下来，扼守住法莱斯这个“角形堡垒”，继而阻止盟军渡过塞纳河（Seine）。

在圣日耳曼（st Germain）的会议上，莫德尔意识到了B集团军群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的很大一部分（约11个师）被围困在莫尔坦和法莱斯之间的口袋里。虽然痛心疾首，但莫德尔自信满满，很显然这是“东线经验”在作祟。斯派达尔后来回忆说：“他（莫德尔）像7月5日的冯·克卢格刚到西线那会儿一样，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以指责的方式工作。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涉及塞纳河南岸‘法莱斯口袋’里，他要求顽强抵抗，守卫每一寸土地，而不是帮助那些人逃离……他甚至都没有要求进行侦察。”

莫德尔废止了克卢格的撤退命令，任命第7集团军司令党卫队总指挥保罗·豪塞尔（Paul Hausser）来指挥“法莱斯口袋”里的全部军队，命令各部必须尽量长时间地坚守。布吕门特里特（Günther Blumentritt）、斯派达尔

^① 摘自白蒂佩尔斯基希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

（Hans Speidel）等这些莫德尔的老熟人直率地指出德军的绝望境地时，莫德尔十分吃惊，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17日的晚上，莫德尔在B集团军群司令部看见了装甲教导师师长弗里茨·拜尔莱因（Fritz Bayerlein）将军正准备离开别墅。于是莫德尔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來是想告诉克卢格元帅我先走了，因为我的师剩下来的人很快就要从前线撤下来进行休整了。”拜尔莱因少将回答说。

“亲爱的拜尔莱因，在东线，各个师都是在前线休整的，以后这里也一样。你和你的部队就待在原地休整吧。”莫德尔回答说。

这天夜里，B集团军群司令部的军官们都来欢迎及认识莫德尔这位新司令。冯·滕佩尔霍夫（Tempelhoff）上校站在靠前的位置，他发现莫德尔很粗暴，且喜怒无常。首席副官弗赖伯格（Freyberg）上校1939年在第4步兵师供职时就认识莫德尔，想拍一下马屁：“是的，元帅先生，我在第4军（下辖第4步兵师）任职时就久仰元帅的大名了……”莫德尔回应他的却是讽刺性的微笑。

18日早晨6:00，莫德尔驱车来到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部附近的利雪（Lisieux），在那里他授予了迪特里希一枚勋章，而豪塞尔因军情紧急无法脱身，只派出他的参谋长来见莫德尔。东线的作战经验在西线是那么不切实际，但因为自信能挽回危局，莫德尔仍以粗鲁的方式工作，苛刻、突然地要求着部下，但基本跟与会者达成了共识。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汉斯·卢克回忆说：“步兵师用马匹拉着的辅助装备造成了‘法莱斯口袋’里最大的拥堵。到处是烧焦的坦克、军车和手推车的残骸……见义勇为的人试图去恢复秩序，但通常都无济于事。”莫德尔的坚守命令已经无法打动麾下挣扎求生的意愿及坚定不移的撤退步伐。显然，莫德尔个人的力量与西方盟国10倍以上的军事优势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莫德尔终于读懂了战局，B集团军群已经损失了近16万人，后方遭到空袭被大规模破坏，白天德军不可能在任何一条公路上无危险地行进……布吕门特里特跟莫德尔关系比较融洽，又一直在西线，比较了解情况，因此在帮莫德尔出谋划策。第7集团军参谋长冯·格斯多夫（Colonel Rudolf von Gersdorff）上校曾制订的撤退计划得到了希特勒的认可，现在再次被提起。莫德尔知道了

局势已无可挽回，于是多次向希特勒及最高统帅部呼吁：“我的士兵已经累坏了！”还通过约德尔向希特勒提出了四点要求：

第一，取消撤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部队的补给及未来数天里能否削弱盟军绝对制空权。

第二，在撤离期间没必要死战。但希望能按照以下时间表来完成撤退：8月18日晚上——法莱斯—阿尔让唐公路，8月19日晚上——后面的富豪河，8月20日晚上——图克河—兰格线。因此，希望能够抽调出一定数量的装甲部队在塞纳河总部附近进行重组。

第三，完成撤离后，第7集团军将负责从海上到兰格（Laigle）的防御，第5装甲军则承担兰格到巴黎一线的防御。第一支撤出来的军队要负责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东北部及上巴黎塞纳河的防御。

第四，部队已消耗殆尽，除非满足最低补给，否则别指望他们有任何的作战效能了。

莫德尔从来就不是个消极固守的人。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提出“关于西线情况十分严重的报告是正确的”的看法，请求希特勒准许第7集团军和埃贝巴赫装甲集群立即撤退。一番争论之后，希特勒终于被说服，批准了B集团军群的撤退。这是前任克卢格元帅一直以来希望却做不到的事情。西方学者认为，莫德尔说服希特勒同意撤退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当时“法莱斯口袋”里囊括了德军在西线几乎全部的装甲部队和众多重要的军用资源，如果再不及时撤退，纳粹德国的西线就会彻底地被摧毁了。这一决定虽然有点晚，但拯救了至少13万德军士兵的生命。

格斯多夫上校的撤退方案正式被提了出来。格斯多夫上校是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分子之一，他也是少数几个躲过了“七·二零”事件后的“报复潮”活到战后的人之一。“传奇人物”格斯多夫上校最出彩的事是曾计划在1943年3月21日的一次缴获苏联武器展会上与希特勒同归于尽。当时因为克卢格元帅外出开会，莫德尔代表他出席了一年一度的“英雄纪念日”，在随后举行的武器展览会上，莫德尔多次试图让希特勒停步参观，在不知不觉中几乎协助了格斯多夫上校的行刺图谋，但希特勒却鬼使神差地拒绝留步，在炸弹被引爆之前匆匆离去了。格斯多夫上校的另一项“历史伟绩”是他是第一个揭露苏军在波兰

卡廷（Katyn）实施大屠杀的人。

照撤退计划，莫德尔命令部队立即从奥尔尼河开始撤离，向塞纳河全面撤军，必要时可以丢弃全部的重武器。莫德尔研究了地图，认同了要确保B集团军群的退路，就必须控制2个战略要点：第一个是蒙特奥梅勒（MontOtto）高地，另一个是尚布瓦（Chambois）和埃科尔切斯（Ecorches）十字路口的制高点。于是，莫德尔命令所有能动的装甲部队（含党卫队第2装甲军）发起了反击，还拼力攻打法莱斯和阿尔让唐的这2处战略要点，虎式坦克暂时把波兰人给赶开了……

德军疯狂地抵抗着盟军压缩包围圈的行动，尤其是在阿尔让唐附近，德军按纵深、按梯次布防，扼守着法莱斯与阿尔让唐之间的狭窄走廊两翼，竭力阻止盟军的装甲部队的推进，不让留在半包围圈的德军被完全隔离，撤退的走廊一度变成了两条大道。为了掩护退却，莫德尔要求专门部署了几个步兵师，有2个师是从第15集团军抽调来的，尚可一战。

处于攻势西路的英军向德军步步逼近，加拿大军东面的波兰第1装甲师杀了回来，它的一个有1800名士兵、87辆坦克的战斗群攻占了蒙特奥梅勒（262号）山头，这对德军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命的占领。波兰军占据了蒙特奥梅勒的山顶，既可用自身的火力拦截，也可以呼唤远程炮火、空中轰炸来扼杀试图从山岭另一侧突围的德军纵队，波兰人的火炮打掉了德军开路的4辆坦克，然后满载步兵的卡车也被打成了火球，公路变成了人间地狱。

惨重的损失激怒了保罗·豪塞尔，他下令一定要夺回失去的阵地。于是集结了包括第352步兵师（残部）的战斗群、“帝国”师等部队进行轮番冲击。激战让波兰第1装甲师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尽管形势岌岌可危，波军的第8、第9步兵营仍死撑着没有后撤一步。

在加拿大第4师、波兰第1装甲师努力地从地面封闭着缺口的同时，特兰（Trun）、尚布瓦和圣兰伯特之间的这条“死亡公路”（Todesgang）遭到了英国皇家空军第2战术空军和美军第9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毁灭性的空袭，这条公路上的2个十字路口和2座桥梁成了打击的重点。

企图从法莱斯缺口涌出而散布在开阔地上没有任何掩护的德军部队遭到盟国空军无情的扫射与轰炸，成百上千的德军成了空中火力的牺牲品。这一

天，英国皇家空军第2战术空军在报告中就声称摧毁了德军1159辆军车，损坏1700辆，同时还摧毁了124辆坦克，破坏了100辆坦克。同一天，美军第9陆军航空队宣称的战果是摧毁德军400部车辆。

8月19日9:00，350门盟军火炮也开始对法莱斯中心地区进行长时间、不间断的炮轰。加拿大军在迪沃（Dives，也译为富豪）河上游河谷及其以东实施了新的地面进攻。美军第15集团军与加拿大军队在特兰会合；美军第90步兵师第359步兵团向尚布瓦前进，与波兰装甲师第10骑兵团建立了联系。美军士兵托尼·德奥皮诺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战斗：“感觉就像在一个靶场，我们的坦克排成一排，大家轮流开火，当有人累了的时候就退下来，别人接替他射击。”这场屠杀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路上堆满了燃烧的金属残骸和德军士兵的尸体。

围绕着蒙特奥梅勒的作战实际上十分混乱，双方的防线犬牙交错，遭遇战、伏击战不断上演，德军的虎式、豹式坦克利用最后的燃料四处游猎，多次打掉波军的补给卡车；由水手、步兵、警察、文员和厨子等拼凑而成的突击队打通了“超水平”的突围通道。但到黄昏时，“法莱斯口袋”被完全关闭了，12个德国师（其中5个装甲师）陷入合围。

8月19日晚上，党卫队总指挥豪塞尔组织5个装甲师的残部朝着东北方向突围，企图为步兵们杀开一条血路，但是虎式坦克笨重的身体压坏了莫瓦锡大桥，德军不得不放弃装甲车和坦克等重装备，而用刺刀夜袭杀开一条血路的图谋最终破产。当党卫队再次把虎式坦克调上来时，盟国空军及时地把它们给摧毁了。

莫德尔已全面接管了指挥权，克卢格元帅身边只有他的副官和司机，8月19日，他不得不离开拉洛什·古扬踏上回柏林的旅途。中午时分，克卢格抵达梅斯的克莱蒙特—阿尔贡（Clermont-Argonn）附近，在一棵树下吃完了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自己副官，然后悄悄地吞服氯化物毒药（他的女婿从巴黎医院带过来的），自杀在座车上。克卢格如果不自杀，确有可能被用钢琴丝绞死的可能。

在留给希特勒的遗书中，克卢格这样写道：“我的元首：当您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不知道能力卓越的莫德尔元帅能否挽救局势，我衷心希望他能够成功，但如果不能，我请求您结束这场战争。德国人民已经忍受了太多难言的痛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快下决心终结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吧！”

一定会有办法做到的，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帝国落入布尔什维克的铁蹄之下。”

信件送到希特勒手中时，元首未做任何表示，只是命令悄悄地将克卢格的遗体埋葬，预定的由龙德施泰特致悼词的国葬仪式被取消，因为尸检服毒自杀的结论同时送到了希特勒手中。德国官方的新闻广播声称：“克卢格元帅因脑溢血而不幸辞世了。”克卢格的尸体后来在家族墓地被盗，从此下落不明，令人唏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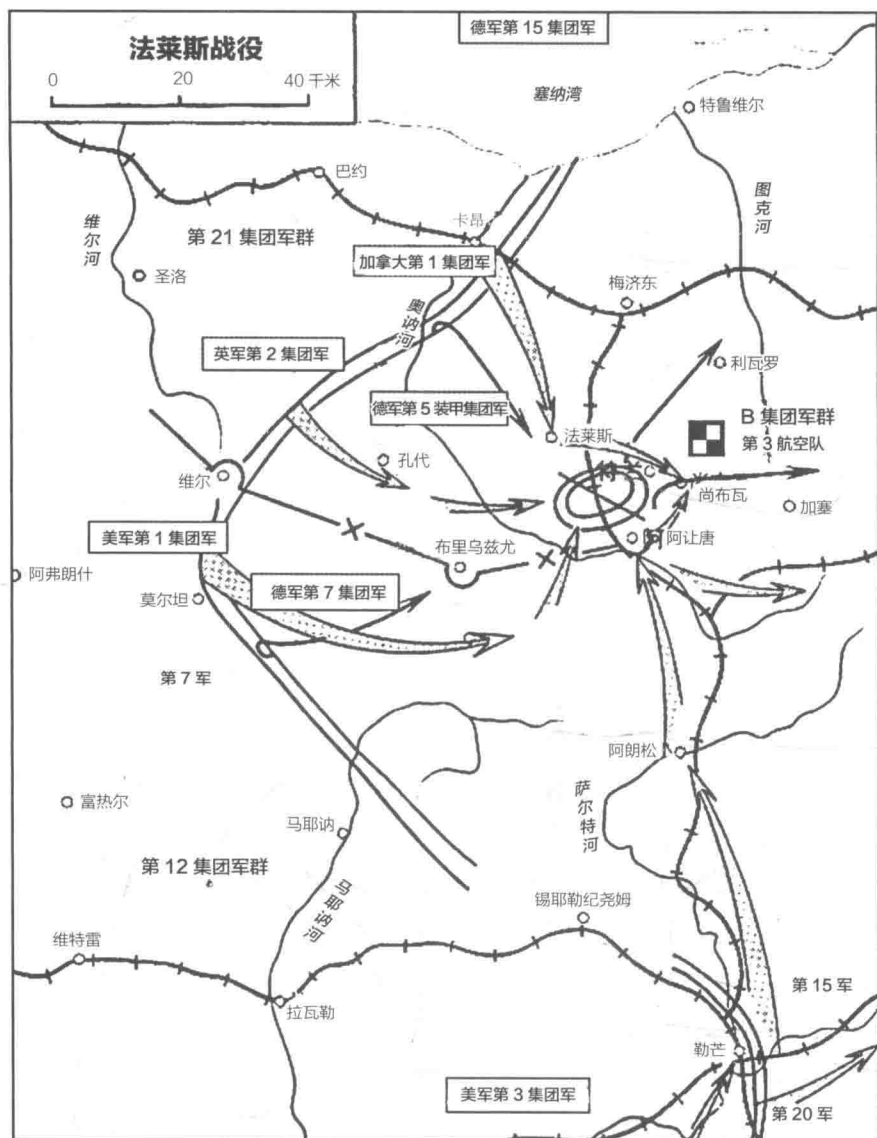
后来莫德尔从未提起过克卢格，没有说过哪怕一句话，无论好坏。第二天，莫德尔还像在东线那样，6:00就驱车到前线视察。他首先来到第5装甲集团军司令部，会晤了埃贝巴赫将军；然后又去了第7集团军司令部，见到党卫队将领迪特里希和豪塞尔。而军官们都回避着莫德尔，格斯多夫上校很厌恶地称他是个“精力旺盛的纯种纳粹”。就在这一天，莫德尔在拉洛什的司令部遭到了巴顿先头部队的袭击，当时莫德尔没在司令部，而是在党卫队第2装甲军视察。

次日，莫德尔从第15集团军编成内调来3个师，企图驱逐蒙特奥梅勒的波兰军队。波兰第1装甲师人数虽少，伤亡也很大，但士气高昂，他们守在山顶岿然不动。虽然德军未能突破包围圈，但是仍有一些德军部队和打散的士兵趁着莫德尔的这一次进攻突围成功了。在杜恩（Duin）与张波斯之间，德军第2装甲师残部终于击退了加拿大军队的封堵，打开了一条走廊，大约有6个小时之久。

B集团军群的报告中这样记载道：“经一番短兵相接的白刃战，约有40%~50%的被包围我军幸获突围，并与党卫队第2装甲军取得了会合。”第5装甲集团军（包括党卫队的“帝国”师、“霍芬斯陶芬”师等）由于机动性较强，较为完整地逃出了包围圈。

直到最后几个小时，仅有的2条乡间小道挤满了德国2个军团的坦克、汽车、马车和人员，谁都想趁着天气恶劣盟军飞机无法出动的良机，拼命外逃。此时，建制完全被打乱，变成了毫无秩序的逃跑，局面非常混乱。伞兵指挥官曼施德尔的部队约2000人，在没有任何掩护、协同配合的情况下，闯入波兰人的区域，虽然这些伞兵随后基本上被盟军炮火和机枪给射杀了，但“又有数千名德军趁这个机会成功地突围了”。

德军第7集团军和第5装甲集团军的幸存者挤塞在没有出路的路口，各种车辆设备、马拉车和火炮，还有黑豹、IV号和虎式坦克都挣扎在越来越小



◎ 法莱斯战役形势图。

的包围圈里，任凭盟国空军、坦克和大炮的蹂躏。然后是死一般的寂静，焚烧，或者已被炸成了碎片。盟军的炮兵观测员被数英里之外空气中蔓延的腐尸的恶臭熏倒；低空侦察飞行的飞行员，即使是在2000英尺以上，飞过屠宰领域时，弥漫到驾驶舱里的尸臭让有些飞行员忍不住呕吐……艾森豪威尔在战后承认：“在西线，没有哪次战役，像法莱斯一样，带给敌人如此多的死亡与毁灭。”

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接到莫德尔的一个电话，莫德尔没来由地说了一席话，听得克卢格一头雾水。“听从您的指挥？”莫德尔说，“莫德尔式的。”克卢格问：“你是谁？莫德尔吗？”莫德尔回答说：“是的，我是莫德尔。”克卢格又问：“陆军元帅莫德尔吗？”莫德尔说：“是的，就是我。”克卢格说：“怎么到这里……哦？”莫德尔说：“我现在就要给你带去一封元首的信。”克卢格说：“好吧，嗯，我等着你……”

直至8月21日，经过法国神父格里蒂·格罗德克的斡旋，包围圈内残剩的德军才获准放下武器投降。德军方面有大约5万人被俘虏，1万人战死，其中2个集团军司令——施韦彭堡、豪塞尔负伤，1个司令被俘，15个军长、师长被俘或阵亡；有至少4000辆军车被毁，其中包括200辆坦克。后来，德国人伤心地把这次血腥的战役称为“法莱斯开水壶”。

8月26日，豪塞尔在病榻上获得了宝剑橡树叶骑士勋章，第7集团军由汉斯·丰克（Hans Funck）将军来接替指挥，几天之后，丰克将军也受了伤。德军第7集团军从诺曼底登陆战开始后，先后经历了5次换将。“法莱斯口袋”里的德军改由党卫队总指挥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 Dietrich）来指挥。

莫德尔指挥了“法莱斯口袋”最后几天的战斗，拯救出了部分军队与装备。究竟有多少德军经由法莱斯缺口逃出，军事史学家们各执一词。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日志认为“部队的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但其中一大半还是逃了出来”，其他的很多公开资料也表明，突围德军的数量显然庞大到足以让德军夸耀这是一次“成功的转进作战”。8月22日—23日，B集团军群上报了他们的状态，根据相关数据，党卫队第10“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只剩下“4个被严重削弱的步兵营，没有坦克，也没有火炮”。这些数据后来都成了经典，被各种二战书籍所转载。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个师撤退迅速，脱困时仍有近6000，且由于师长海因茨·哈尔德勒（Heinz Harmel）命令士兵们必须携带着他们的

武器，所以该师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此外，该师仍然有数十辆的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装甲车辆，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写进集团军群的总结报告里。

因为从8月13日起，约有20万~25万德军及其装备经由法莱斯缺口顺利地撤了出来，称为德国式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也不为过。从这层意义上看，蒙哥马利自夸的“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徒有虚名的。

莫德尔被纳粹吹捧为西线的“救世主”，德国史学家把这次“成功撤退”看作二战中的一个“伟大成功”，认为它鼓舞着希特勒和德国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值得一提的是，德军的成功很大部分是盟军的错误成就的。如果不是巴顿的集团军停止了前进，德国第7集团军、第5装甲集团军将会完整地被围歼在法莱斯地区。那么，德军的西线也就整个崩溃了，西北欧战争的结束期可能会比1945年5月提前好几个月。这次的放虎归山所付出的代价是接下来在德国国境边缘发生的几次战役中盟军伤亡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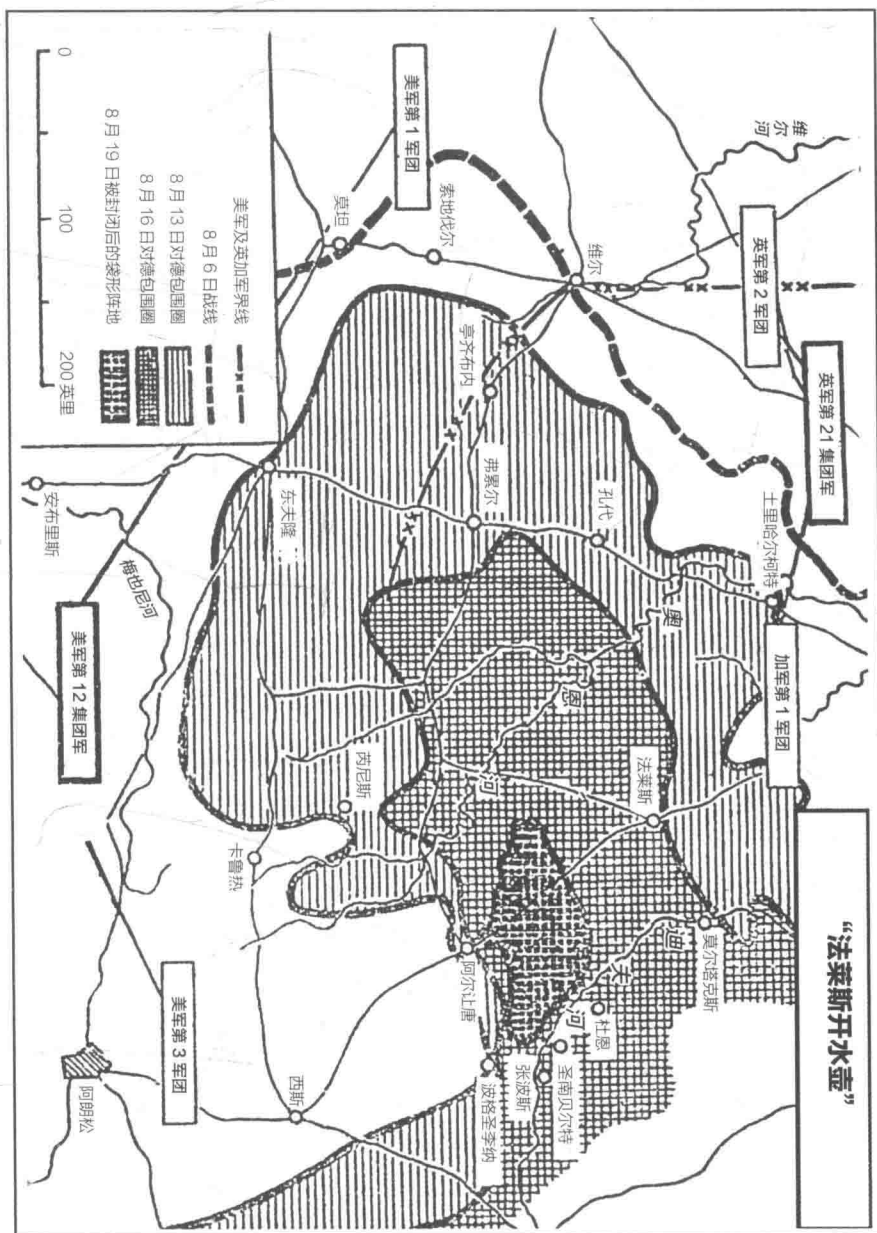
另外，为了阻止巴顿军团在塞纳河的突破，莫德尔还调动了第15集团军的另外3个步兵师。这种调兵，当时莫德尔是顶着巨大压力的。因为在纳粹最高统帅部的眼里，诺曼底战场上40个师的盟军仅仅是佯攻部队，另有42个师暂驻在英伦三岛，他们一定会在加莱地区实施第2次登陆。形势是无可挽回的，增援的这3个步兵师显然是杯水车薪的。在盟国空军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德军被逐退到埃尔伯夫（Elbeuf），勉强堵截了美军向塞纳河继续挺进的道路。



◎ 1944年，莫德尔就任西线总司令。



◎ 1944年8月，被炮火摧毁的法莱斯市中心，音乐喷泉却依旧完整。



“法莱斯开水壶”最终结局示意图。

西线德军的简明作战序列

国防军西线总司令部 (Oberkommando West)

驻地: 巴黎 (Paris)

司令: 莫德尔陆军元帅 (1944 年 8 月 17 日—9 月 4 日)

参谋长: 京特·布吕门特里特步兵上将 (1942 年 9 月 24 日—1944 年 9 月 9 日)

B 集团军群 (Heeresgruppe B)

驻地: 拉洛什 (La Roche G)

司令: 莫德尔陆军元帅兼任 (1944 年 8 月 17 日—1945 年 4 月 21 日)

参谋长: 汉斯·斯派达尔 (Hans Speidel) 中将 (1944 年 4 月 15 日—9 月 5 日, 被逮捕)

▲第 7 集团军

司令: 保罗·豪塞尔党卫队总指挥 (1944 年 6 月 28 日—8 月 21 日)、海因里希·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 (8 月 22 日—8 月 28 日, 被俘虏)、卡斯滕·布兰登贝格 (Carsten Brandenburg) 步兵上将 (8 月 28 日—1945 年 2 月 19 日)

参谋长: 冯·格斯多夫上校 (1944 年 7 月 30 日—1945 年 5 月)

▲第 15 集团军

司令: 汉斯·冯·扎尔穆特 (Hans Von Salmuth) 陆军大将 (1943 年 8 月 1 日—1944 年 8 月 23 日, 被解职)、古斯塔夫·冯·察根 (Gustav Adolf von Zangen) 步兵上将 (1944 年 8 月 23 日—1945 年 4 月 17 日)

参谋长: 鲁道夫·霍夫曼 (Rudolf Hoffmann) 步兵中将 (1942 年 5 月 1 日—1944 年 11 月 6 日)

▲第 5 装甲集团军

司令: 海因里希·埃贝巴赫装甲兵上将 (1944 年 7 月 2 日—8 月 22 日)、约瑟夫·迪特里希党卫队总指挥兼任 (1944 年 8 月 23 日—9 月 9 日)

参谋长: 阿尔弗雷德·高瑟 (Alfred Gause) 装甲兵中将 (1944 年 6 月 11 日—9 月 10 日)

▲驻荷兰德军司令部

驻地: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德国空军第 3 航空队 (Luftflotte 3)

驻地: 巴黎 (Paris)

司令: 奥托·德斯洛赫 (Otto Dessloch) 空军大将 (1944 年 8 月 18 日—9 月 22 日)

参谋长: 霍夫曼·普洛赫 (Hermann Plocher) 空军中将 (1943 年 10 月 1 日—9 月 26 日)

▲西线德军海军司令部 (Marinegruppenkommando West)

驻地: 巴黎 (Paris)

司令: 提奥多尔·克兰克 (Theodor Krancke) 海军上将 (1943 年 4 月 20 日—1944 年 10 月 19 日)

说明: 诺曼底战役中, 德军的军、师级单位隶属变更比较频繁, 因此没有详细列明。